

山上只花开

李万华

这是第一次,我在梦中见到我曾认识的一棵树。

那时相遇,我们都年幼。我在山阴的森林中看到它,一株野樱桃树。那是云杉白桦和山杨的森林,云杉成为黑色的挺拔骨架,白桦和山杨是森林卷出的边,有枝叶缠结不清的褐色灌丛,灌丛中又夹杂蕨蕈野草:防风、唐松草、蕨菜和唐松草都开出白而细碎的小花,若细看,防风白色的花瓣上带些浅紫,晕染出似有未有的一小团,唐松草的花尖却带点嫩绿。柳兰开出的蓬勃花朵,会裹住高大花枝,深粉色的四片花瓣,展开如同蝶翅。贴着地面的,是匍匐的草莓和蕨麻,它们的柔韧茎仿佛一些细瘦的爬行动物。也有苔藓和菌类,它们裹在树干,或者隐于草丛。山风挤进森林,清冷,偶尔夹杂松香和朽叶气息。这是高原森林的惯常结构,草、灌丛、树木,三级阶梯式存在。林子中很少有攀援植物,除去党参。

我只记住野樱桃树的样子,在那片森林中。一个人一生能记住几棵树的模样,我不知道,我想做这样的调查,细思起来,当毫无意义。在山野从林度过年少的我,也只记住五棵树的模样,如此少之又少,其中四棵树还是来自我老院内外:一株栽植在四十年代的刺柏,一株山外移来的李子树,一株结白樱桃的樱桃树,以及一棵在二月能开出暗红色花穗的雄青杨树。野外的树木,我遇过无数,却只是予以疏忽。

想一想,一个人的悲哀也许就在这里:看上去,他在一个地方生根,仿佛要终了生,却没有一棵踏实的树来做邻居。

幽暗森林里,野樱桃树从一高坡上斜出去,树干长到一半,出现一个六七十度的弯曲,这样,它的树梢几乎与地面平行。花或许从未绽放,但我觉得它圆形的粉色花朵早已萎败,边缘有锯齿的卵形叶子,墨绿,清晰叶脉如同黑色丝线游走。叶子在树枝上,仿佛水洼中的蝌蚪,它们拥挤,头尾却又摆动同一方向。我依旧一个

人,在森林的漫无边际中。那时我总是无事可做,四季那样悠长,大人们似乎都在远方。我走过去,站在它弯曲的树干下,看它。我隐约记得有人曾将自己挂在这树干上,一件晾晒的衣服那样,再没走出林子。这件事情也许是我杜撰。林子深处,光线幽暗迷蒙,静无声息,好奇促使我向野樱桃树上攀爬。爬到树干弯曲的地方,并在那里坐下时,我发现便是高处,依旧看不到什么,四周全是枝柯和背光的密集叶子,它们拥挤,没有缝隙让天色流露。

毫无来由,它们突然让我对还没到达的未来失去信心,那几乎是一场带着灰白色水汽的雾,没有形状,不牢固,飘浮成为它的方向,它或许沿着山脊向上,或许扭转,回到平原,消散。如此怅然,然而我还是想就此坐下去,像我坐在傍晚的山顶那样。风起来,落日失去,夜晚成为一个黑罐子,但我绝不敲它的内壁,因为更深的夜晚被我攥在手心。

后来我曾见到这棵野樱桃树,在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F大调十六号弦乐四重奏OP.135》第三乐章中。在那里,大提琴和乐队是整片的幽暗森林,它们如同黑色海洋,水波起伏,除去记忆,没有光。我是那水中的一份子,是林间含混不清的一小枝,我将沉沦,再没有奋起捕捉光线的愿望。但是,小提琴的乐音却缓缓升起,仿佛黑色舞台上,慢慢打出一束微弱灯光。我便在那乐音中看见野樱桃树它旋转而起,缓慢,持久,安静地钻出森林树冠,挺立在朗晴空下,成为黑色底子上光彩夺目的存在:它浓绿的叶子闪烁阳光,它的枝干挺拔,它的果实隐藏在叶子背后,浑圆如同珍珠。

我看见我自己,一个多年前的小姑娘,坐在那棵旋转的野樱桃树上。

音乐中肯定有什么改变了我。不,这种陈词滥调该换个角度:如果一个人有某种宗教信仰,他将明白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救赎,是慰藉,是终极的关怀。这如同我们惯常见的文字中的贝多芬,他暴躁,桀骜不驯,迷恋英雄气概,音乐动不动如雷轰击,总试图扼住命运的咽喉。错。如若某一日,当你从他的音乐中扭身,你已不屑于任何争执,你变得柔软易感,宽容,但你同时默然,不被任何暗潮挟裹,那时你将懂得一个名叫贝多芬的人,他的音乐,或者,这世间的任何一个人。

在梦中,我看见那棵野樱桃树已经老去。它还在原来的森林中,并未移动。它已经长高,浅褐的粗壮树干布满白色斑点,叶子似乎变质,变得稀疏,叶面不再浮光跃金,没有开花的迹象,也没有果子。但它的脊背有所挺直,不再有早年的病容。它在众多树木中,仍旧别有一种气质。

梦中的重逢没有任何惊喜。我只是看它,依稀明白与它已是多年阻隔。我再次记住它的模样,不动声色。这是我已经习惯的方式。梦中也别离的感触,都已淡然。扭身,我走进森林深

处的山谷。

依旧是童年嬉戏的山谷,狭窄,谷底一条溪流举步便能跨过,草木幽深。我踩着青色卵石行进,只走几步,脸上便有冰凉水滴溅落。溪水原被草木遮去,击不起水花。仰头,我看见淡粉的,细碎花瓣如雨飘落。那是一场雪降落的样子,是一阵风摆子在动万千柳絮的样子,是撒一把剪碎的丝绸和月光的样子。是,它绝不是记忆纷纷脱落获得的样子,不是尘埃被拂起的样子,不是枝下阴影斑驳的样子。它们落在脸颊上,碰触时冰凉如水润开,没有任何重量,轻盈。它们也落在我的身体上,顷刻消去痕迹。努力看去,我见到山谷右侧的陡坡上,杏树成墙,而杏花,如同开在云上。

又似乎是夜晚。我已经在杏树下眺望山谷对面,树木掩映中,一扇扇雕刻图案的窗户打开,房间里弥漫静谧的橘色灯光,不见人影,仿佛刚刚有事出去,门在半掩。有人在耳边吹气,说:那是只属于夜晚的灯光。

在白天,我回忆起这句话,感觉它仿佛是一句废话。这之前,我也回忆起我顺着山谷走到山顶的事情。高耸的青山顶上,那其实是一个凸起的山尖,并不开阔,一间小小的木头房子盖在那里,屋内塞满生活用具。蓝衣服的老人端着一盆水走出门槛,她的面容布满皱纹,但是皮肤泛出身体健康的光泽,她的短发稍稍花白。我跟着老人出去,站在门前俯首陡峭山坡,山脚下是树木葱郁中的村庄,也有炊烟。老人站在那里,再迈两步,便会踩空。我缩回脚步,问老人:这样小的地方,如果不小心,会不会掉下山谷?老人沉静作答:习惯了就不会踩空。

那山顶之上,我也曾嬉戏,在夏日午后,或者晚秋的薄暮。走进森林,顺着山谷,攀爬向上,便可到达山顶。如若端午前后,山顶会有川赤芍盛开。这是一种散发奇怪芳香的植物,茂盛的一丛叶子中,只会探出一枝花朵,红而深浓,我们唤它臭芍药。

总是晚起,或者是梦淅淅沥沥如同秋雨的缘故,有时故意磨蹭,不想一睁眼就看到办公室的样子。早晨搭出租车赶上上班的路上,忽然想起梦中老了的野樱桃树,以此类推,那森林也该是老了的模样,还有那居住在山顶的老人,她是否是我故去的母亲。

想一想,很多事物,我没能见到它们老去。一只鸟飞着飞着不见了,一卷云说躲就躲进另一卷云里,一颗土豆埋在土壤中,成了另一颗土豆。有时候,事物虽然如同季节嬗递,反复回旋,譬如叶子黄了再绿,雨过了再来,我们却没时间看它们循环到老。时间总是有长有短,分摊不均,我们积聚在一起,仿佛一把草,高低参差,青黄不接。

我也没见过野樱桃树老去的样子,没见过那座青山老去的样子,我更未见过我母亲老去的样子。

低语

陈劲松

卖气球的老人

是色彩斑斓的希望
被擎在头顶
飘浮在空中

也是沉重而又
轻飘飘的生活

我看到,那束气球
提着那位苍老的老人
穿过了人群
和钢铁的洪流

雨中的查查香卡

路过这里的
除了我们的两辆汽车之外
还有几只蝴蝶和蜜蜂
以及,一场
七月末的大雨

小镇寂寥无声
静默生出了
幽暗而阔大的
倒影

我们在野外无边的油菜花海边
停下
那些清澈的花香
掏出路过的人胸中
晦暗的部分

小驻之后,我们继续赶路
查查香卡,留在原地
一切静默依旧
它们都在等待着时间
把这场大雨
变换成一场严霜

一场雨,有巨大的阴影

从都兰出发时
雨开始大起来
到德令哈之前
雨没有片刻的停歇

海西的大地上
卓兰,夏日哈,赛什克
乌兰,金子海,托格若格
这些雨滴般的名字
与我们一起
披覆着这场大雨
披覆着这场大雨巨大的
阴影

卓兰草原,遇到一朵蒲公英

沿着陡峭的山脊
我攀向山顶
途中,我数次停下脚步
大口喘息
心跳如群山起伏
而那些怒放的野花
比我更早抵达山顶
它们在海拔3500米的山顶摇曳
散尽一生的香

一朵小小的蒲公英
在山顶的大风中,抖动着羽绒
有危险的美!
仿佛那些命运的冷风,再大一点点
就会把它
无情地吹散

黄南诗典 (之四)

章治萍

扎毛河:道歌之河

在空旷的山坡上坐下,放空所有的词汇
天空是晴朗的,耳边能听见“完央”的音符
随着河水的起起伏伏演绎成曲
“班智达”让诵经时打盹的僧侣忽然醒悟
就像河水突然冲开淤积的浮冰
会有一阵子反响不大的噪动传遍整个仲春

山这边的顺水而下,山那边的逆水而上
流向却出奇的一致。我读到兄弟间的契合
在我坐于空旷的山坡之上,其实
已有许多人走过,唱着颇有声望的道歌

保安下庄寺:湮灭后的荣光

我很想知道相传的那四位“尕玉哇”姓名字谁
他们在红绿交映的隆务河畔为何停下了脚步
以致堪仓公后来也流连于那份静谧与安逸

你本身犹如被果树环绕的农家小院
自然质朴,最初并不需要太多关注你的人
后来,当你上演了你的舞蹈之后
才被人不得不牢记你玲珑精致的魅力
甚至,在1920年焚毁、1958年拆毁之后
寺主也能够坦然地
一次又一次重建荣光

兰采林区:村庄围绕的胜地

青松密布的山顶昭示着岁月里的神明
三百多年来,“大小五明”传授之下的规范
一棵棵树木既独立成“仁”,又合而为“明”

山坡上的杨树像极了位位淳朴的村民
隐而不藏,彼此之间呼唤着儿时的乳名
直至长老,一年年飞舞过岁月的情愫

每年,我想都会有新枝生长出树的雏型
就像村廓里每年新生的婴儿,终究是
哪一位老人的雏型,不需作任何的对比

于是那葱便诞生于此,就像寺的香火
虽有停熄,但停熄之后,总是香火更盛
当然,这更多的是指林间芬芳扑鼻的春风

格当寺:佑护的嘛呢杆

每年,你都要虔诚地祭祀“俄博”
并且敬重地献出一根嘛呢杆
以此,来感谢当初让地建寺之恩

这是轶事,更是一种承诺吧
不管寺主换了多少代“全都智钦”
更不论“全都四庄”换了多少代百姓

你也曾遭受被拆毁的厄运,在那时
许多人找不到曾经熟悉的朝拜的门
直到嘛呢杆又撑起彼此间的信仰

葛曲河:寺前的哈达

牛羊常顺着你的流向走来走去
像热衷于徘徊,但在每一个傍晚
都会回到清晨出发的庄廓

我特意去河边感受一下乐趣
想像有许多的牛羊追赶着生活
生活就在河岸洋溢着成长并渐渐衰老

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时漫长
有时又极其短促,就像牛羊
有时低吟为诗
有时又高嚎为歌

这是河畔一片片四季的景色
或多些盛夏时节的浪漫,鸟语花香
或少些寒冬时节的深沉,梦绕情牵

宗葛寺的喇嘛常来走动,甚至上师
以苦行僧的名义云游天下
直到无路可走
就像河的生命

